

細侯

緣深一見使心傾
墮奸謀幾肯盟
顏豔如花勝似
俄不留情
害更鍾情



真主

財本流通故號永
且施且賈計良
便真生幸得知
心侶憐術何
訪信口傳



湯公

回頭頃事記當年善
惡分明在眼前只此
性靈留一點慈航那
得不垂憐

王貨郎

無端證案夜奔
馳星：非：姑
聽之一語驚
心貨騎送
此中情
事費猜
疑



牛眠吉壤在心田
骨何能餘慶延賴有
與閨中賢妯娌不
教暴露數年年

寶氏

蓄臂當時
強飾盟如何
委筆等塵輕
奇慳頻修
恨不平

劉亮采

漫說前身與後身
南山有客竟通神
玉壺倘不分明語
誰識佳兒是故人



聊齋志異新評卷十六

廣順 但明倫

雲湖 新評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登 呂湛恩

叔清 註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吳縣 管斯駿

秋初 校

北平 楊繩武

燕語 校字

細侯

風雅恬靜
其志可嘉
室有美人
閉戶相對
書聲機杼
銜盃拈韻
千戶侯真
不足貴也
特薄田半

昌化滿生設帳于餘杭。偶步塵市。經臨街閣下。忽有荔殼墜。肩頭仰視。一雛姬凭閣上。妖姿要妙。不覺注目。發狂。姬俯哂而入。詢之。知爲倡樓賈氏女。細侯也。其聲價頗高。自顧不能適願。歸齋冥想。終宵不枕。明日往投以刺。相見言笑甚懽。心志益迷。託故假貸同人。斂金如千。攜以赴女。款洽臻至。卽枕上口占一絕。

贈之云。膏膩銅盤夜未央。牀頭細語麝蘭香。新釐明日重妝鳳。無復行雲夢楚王。細侯蹙然曰。妾雖污賤。每願得同心而事之。君旣無婦。視妾可當家否。生大悅。卽叮嚀堅相約。細侯亦喜曰。吟咏之事。妾自謂無難。每於無人處。欲效作一首。恐未能便佳。爲觀聽所譏。倘得相從。幸教妾也。因問生家田產幾何。答曰。薄田半頃。破屋數椽而已。細侯曰。妾歸君後。當常相守。勿復設帳爲也。四十畝。聊

頃破屋數椽者安所
得其如細侯
其人而常
相守耶

龜商錢
神力大何
事不可爲
何惡不可
作之清者
其家必貧
此龜商
之多所以
人得美婦
人也然婦
商而願適
美畢竟貌
清而骨不

作自給十畝可以種桑織五匹絹納太平之稅有餘矣閉戶相對君讀妾織則
詩酒可遣千戶侯何足貴是亦有情生曰卿身價畧可幾多曰依媼貪志何能盈也
多不過二百金足矣可恨妾齒稚不知重貲財得輒歸母所私蓄者區區無多
君能辦百金過此卽非所慮生曰小生之落寞卿所知也百金何能自致有同
盟友令於湖南屢相見招僕以道遠故憚於行今爲卿故當往謀之計三四月
可以歸復幸耐相候細侯諾之生卽棄館南游至則令以望悞免官僦居民舍
宦囊空虛不能爲禮生落魄難返就邑中授徒焉三年莫能歸偶答弟子弟子
自溺死東翁痛子而訟其師因被逮囹圄幸有他門人憐師無過時致餽遺以
是得無苦細侯自別生杜門不交一客母詰知故不可奪亦姑聽之有富賈某
慕細侯名託媒於媼務在必得不斬直細侯不可賈以負販詣湖南敬偵生耗
時獄已將解賈以金賂當事使久錮之罪案歸告媼云生已瘐死細侯疑其信不
確媼曰無論滿生已死或縱不死與其從窮措大以椎布而終也何如衣錦而
厭梁肉乎細侯曰滿生雖貧其骨清也守齷齪商誠非所願卓識正議且道路之言
何足憑信賈又轉囑他商假作滿生絕命書寄細侯罪案以絕其望細侯得書惟
朝夕哀哭媼曰我自幼於汝撫育良劬汝成人三年所得報者日亦無多既不

商本非其
夫也彼非
以而詭謀
也固吾仇
則抱中兒
也殺之家
歸滿之而
其忍而哀
其情而哀

願隸籍卽又不嫁何以謀生活細侯不得已遂嫁賈可賈衣服簪珥供給豐侈
年餘生一子無何生得門人力昭雪而出始知賈之錮己也然素念無卻反復
不得其由門人義助資斧以歸既聞細侯已嫁心甚激楚因以所苦託市媼賣
漿者達細侯細侯大悲方悟前此多端悉賈之詭謀案定乘賈他出殺抱中兒推
所有亡歸滿凡賈家服飾一無所取去得乾淨賈歸怒質於官官原其情置不問嗚
呼壽亭侯之歸漢亦復何殊顧殺子而行亦天下之忍人也

刺見卷一葉生

口占見卷三香玉

銅盤杜甫詩一燒燭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無復行雲夢楚王見卷五狐諧

落魄見卷五

落魄見卷五

一嬌娜見卷一葉生

囹圄見卷一葉生

偵見卷二葉生

瘐死見卷十葉生

措大見卷三葉生

樵布見卷十葉生

齷齪見卷五葉生

昭雪見卷五葉生

昭雪見卷五葉生

珠兒見卷一葉生

資斧見卷一葉生

壽亭侯之歸漢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壽亭侯之歸漢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壽亭侯之歸漢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壽亭侯之歸漢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壽亭侯之歸漢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壽亭侯之歸漢通鑑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

白吾有三約與皇叔誓扶漢室降漢不降曹一也二嫂在彼給應上下人等不許到門二也知吾主去向不
分千里便當辭去三也操從之封爲漢壽亭侯夏四月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使張遼
關某先擊之某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斬其首而還遂解白馬之圍初操壯某之爲人而察無留
意使遼以其情問之某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
公乃去耳及斬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某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備於紹軍○按細侯之
志節可取然一倡樓女耳以享侯擬之喪矣且漢壽地名非漢之壽亭侯也見卷十四董公子

眞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灑如問之則眞生咸陽儼寓者也心
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亡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眞

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童行沽。真又善飲，能雅謔，樂甚。酒欲盡，真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瓊取入壺，並無少減。賈異之，堅求其術。真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短，但貪心未淨耳。」

既知其貪，何以自炫其術。

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冤哉！我何貪間萌奢想者？徒以貧

耳一笑而散。由是往來無間，形骸盡忘。每值乏窘，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咒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爲白金，便以贈生，僅足所用。未嘗贏餘。賈每求益，真曰：「我言君貪如何？如何？」賈思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睡，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臥，賈潛起，搜之衣底，真覺之，曰：「子真喪心，不可處矣。」遂辭別，移居而去。後年餘，賈遊河干，見一石瑩潔，絕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寶。過數日，真忽至，卹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貽。醉後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恩，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請以百金爲贈。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恐其寡信，賈曰：「君是仙人，豈不知賈某甯失信於朋友者哉？」真授其訣。賈顧砌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買乃俯掬半甌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甌磨砧，真變色。

得錢而不欲與人爭其
欲藏錢而人
得錢而人欲
者泉也其泉
以言乎其泉
流通也其泉
塞之天亦滯
惟疾之病亦
火盜賊之病
而後可以通
望其流通

欲與爭而砧已化爲渾金反石於眞眞乃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妄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這我罪施材百具絮衣百領肯之乎賈曰僕所以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尙視我爲守財鹵耶眞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數已滿眞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削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眞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狐耳出身羣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不敢妄作賈爲設酒遂與懽飲如初賈至九十餘狐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解信藥卽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卽戚好不傳也一日以株累被逮妻弟餉食獄中隱置信焉坐待食已而後告之甲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產速行家中雖有藥未恐道遠難俟急於城中物色薛荔爲末清水一錢速將來妻弟如其教迨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投之立刻而安其方自此遂傳此亦猶狐之秘其石也

已足用矣而又求贏餘是果貪心未淨也欲竊石而要之是謂富貴可妄加乎斥其喪心而移居遠去宜矣乃搜之不得者竟以無心得之或者福祿本其所應有者乎不作守財鹵功德便不可思量彼狐以出身羣微尙知自愛

奈何覩然人面敢妄作孽累而自愛不如狐

刺

見卷一葉生

逆旅

見卷二巧娘

玉卮無當

韓非子堂谿公見韓昭侯曰人主泄漏羣臣語猶一卮之！——皇甫謐三都賦序——雖實何用按當去聲底也

抱真子

還帶

芝田裴錄度質狀渺小相者曰君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三犀帶一以賂要津置于欄楯忘收而去度得而還之後相

者曰君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

鮑叔

史記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賈分財利多自與——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口訣

岑參詩早年好金丹方士傳——

守財

鹵

未詳○後漢馬援傳凡貨殖財產貴能施賑也否則——虜耳

株累

見卷五大將軍

湯公

知心之死
最難有之
許難堪之
狀慎勿於
得意時死
心為惡而
自以鼎中
油煎心也

湯公名聘辛丑進士抱病彌留忽覺下部熱氣漸升而上至股則足死至腹則股又死至心心之死最難凡自童稚以及瑣屑久妄之事都隨心血來一一潮過如一善則心中清靜甯帖一惡則懊懣煩燥似油沸鼎中其難堪之狀口不能肖似之猶憶七八歲時曾探雀雛而斃之只此一事心頭熱血潮湧食頃方過直待生平所為一一潮盡乃覺熱氣縷縷然穿喉入腦自頂顛出騰上如炊踰數十刻許魂乃離竅忘軀殼矣而渺渺無歸漂泊郊路間一巨人來高幾盈尋掇拾之納諸袖中入袖則疊肩壓股其人甚夥薈惱悶氣殆不可過公頓思惟佛能解厄因宣佛號纔三四聲飄墮袖外巨人復納之三納三墮巨人乃去之公獨立徬徨未知可往之善憶佛在西土乃遂西無何見路側一僧趺坐趨

菩薩力亦必因法
其有生理然
爲之不生
瓶中之水雖
多能爲天
下之不誠
正者而肉
之骨之乎

拜問途僧曰。凡士子生死錄。文昌及孔聖司之。必兩處句名。乃可他適。公問所居。僧示以途。奔赴無幾。至聖廟。見宣聖南面坐。拜禱如前。宣聖言名籍之落。仍須帝君。因指以途。公又趨之。見一殿閣。如王者居。俯身入。果有神人。如世所傳帝君狀。伏祝之。帝君檢名曰。汝心誠正。宜復有生理。但皮囊腐矣。非菩薩莫能爲力。因指示令急往。公從其教。俄見茂林修竹。殿宇華好。入之。則見螺髻莊嚴。金容滿月。瓶浸楊柳。翠碧含烟。公肅然稽首。拜述帝君言。菩薩難之。公哀禱不已。傍有尊者白言。菩薩施大力。撮土可以爲肉。折柳可以爲骨。菩薩卽如所請。手斷柳枝。傾瓶中水。合淨土爲泥。拍附公體。使童子携送靈所。推而合之。棺中呻動。家人駭集。扶而出之。霍然病已計氣絕已七日矣。

人爲善時。其心之清靜安帖。固已卽爲惡之人。其始亦未有不懊懣煩燥者。特特亡反復。夜氣無存。遂相安於自然耳。將死之時。心血來潮。必一一潮盡。而後得死清涼多。則雖死猶未死也。煩燥多則自家心下已過不去。況更有許多煩燥罪孽。令其消受耶。

彌留

見卷二蓮香

跌坐

見卷一瞳人語

文昌

見卷十梓潼令

宣聖

見卷十二司文郎

菩薩

見卷一瞳人語

螺髻

見卷一畫壁

莊嚴

法苑珠林三十六相微妙
按言佛像之光彩也

金容滿月

梁簡文帝惟衛佛像銘
灼灼一

巍巍

一

湯公王貨郎

中

新書局藏版

中

新書局藏版

中

新書局藏版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遣子小二如齊河索贖債。出西門。見兄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驚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第一証之。二作色怨訕。大指後一人如阜狀者曰。官役在此。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盡夜狂奔。至太山下。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羣衆紛出。阜拱問事何如矣。一人曰。勿須復入。結矣。阜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斧。阜思良久。卽引二去。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貨郎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僵。既曉。第主出。見人死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始言里居。卽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阜言。主人驚絕。急賃騎送之。以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資斧

見卷一勞山道士

堪輿

沂州宋司郎君楚家。素尙堪輿。卽閨閣中。亦能讀其書。解其理。宋公卒。兩公子各立門戶。爲父卜兆。聞有善青烏之術者。不憚千里。爭羅致之。於是兩門術士。召致盈百。日日連騎徧郊野。東西分道出入。如兩旅。經月餘。各得牛眠地。此言封侯。彼云拜相。兄弟兩不相下。因負氣不爲謀。並營壽域。錦棚彩幢。兩處俱備。

靈輿至歧路兄弟各率其屬以爭自晨至於日昃不能決賓客盡引去昇夫幾
十易肩困憊不舉相與委柩路側因止不葬鳩工構廬以蔽風雨兄建舍於旁
留役居守弟亦建舍如兄兄再建之弟又建之三年而成村焉積多年兄弟繼
逝嫂與娣始合謀力破前人水火之議並車入野視所擇兩地並言不佳遂同
修聘贅請術人另相之每得一地必具圖呈閨闈判其可否日進數圖悉疵摘
之旬餘始卜一域嫂覽圖喜曰可矣示娣娣曰是地當先發一武孝廉葬後三
年公長孫果以武庠領鄉薦

異史氏曰青鳥之術或有其理而癖而信之則癡矣况負氣相爭委柩路側其
於孝弟之道不講奈何冀以地理福兒孫哉如閨中宛若真雅而可傳者矣

卜窆窆所以安親耳但使不受風不受水不受蟲蟻且他日不爲城池不爲
道路不爲溝渠足矣借此以求富貴久而不葬卽令其術果精然且不可况
如宋兄弟者強作解人以親柩爲負氣之物竟致委而不葬卒之所云封侯
拜相者徒貽笑於閨中何智出婦人下哉

宋司郎君楚

堪輿

范浚心篇茫茫

俯仰無垠一一天地總

青鳥

抱樸子黃帝相地則書一一之說注

彭祖弟子也○按黃帝時有——子能相地理

牛眠

晉書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一牛不知所在遇一父老謂曰前罔見一一處其地若

葬位極人臣矣言訖不見
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

宛若見卷十
一霍女

寶氏

南三復晉陽世家也有別墅去所居十里餘每馳騎日一詣之適遇雨途中有小村見一農人家門內寬廠因投止焉近村人故皆威重南少頃主人出邀謁躋甚恭入其舍如斗客既坐主人始操簞殷勤汜掃既而潑蜜爲茶命之坐始敢坐問其姓名自言廷章姓寶未幾進酒烹雞給奉周至有笄女行炙時止戶外稍稍露其半體年十五六端妙無比南心動雨歇既歸繫念綦切越日具粟帛往酬借此階進自後常一過寶時攜肴酒相與流連女漸稔不甚忌避輒奔走其前睨之則低鬟微笑南益惑焉無三日不往者一日值寶不在坐良久女出應客南捉臂狎之女慙急峻拒曰奴雖貧要嫁何貴倨凌人也時南失偶便揖之曰倘獲憐眷定不他娶女要誓南指矢天日以堅永約女乃允之自此爲始瞰寶他出卽過繾綣女促之曰桑中之約不可長也日在帡幪之下倘肯賜以姻好父母必以爲榮當無不諧宜速爲計南諾之轉念農家豈堪匹偶姑假其詞以因循之會媒來爲議姻於大家初尙躊躇既聞貌美財豐志遂決女以體孕催併益急南遂絕迹不往無何女臨蓐產一男父怒撻女女以情告且言

南要我矣。寶乃釋女使人問南。南立却不承。寶乃棄兒。益扑女。女暗哀鄰婦告南。以苦。南亦置之。女夜亡。視棄兒猶活。遂抱以奔南。款關而告。闔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卽不念我。甯不念兒耶。闔人具以達南。南戒勿內。女倚戶悲啼。五更始不復聞。寶明視之。女抱兒坐僵矣。寶忿。訟之上官。悉以南不義欲罪南。南懼。以千金行賂。得免。大家夢女披髮抱子而告曰。必勿許負心郎。若許我。必殺之。大家貪南富。卒許之。旣親迎。奩妝豐盛。新人亦娟好。然善悲。終日未嘗睹歡容。枕席之間。時復有涕洟。問之。亦不言。過數日。婦翁來入門。便汨南未遑問故。相將入室。見女而駭然曰。適於後園見吾女縊死桃樹上。今房中誰也。女聞言。色暴變。仆然而死。視之。則寶女。急至後園。新婦果自經死。駭極。往報寶。寶發女冢。棺啓尸亡。前忿未蠲。倍益慘怒。復訟於官。官以其情幻。擬罪未決。南又厚餌寶。哀令休結。官亦受其賕。囑乃罷。而南家自此稍替。又以異迹傳播。數年無敢字者。南不得已。遠於百里外。聘曹進士女。未及成禮。會民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女充掖庭。以故有女者。悉歸送夫家。一日有嫗導一輿至。自稱曹家送女者。扶女入室。謂南曰。選嬪之事已急。倉卒不能如禮。且送小娘子來。問何無客。曰。薄有奩妝。相從在後耳。嫗草草逕去。南視女亦風致。遂與諧笑。女俛頸。

引帶神情酷類竇女心中作惡第未敢言女登榻引被障首而眠亦謂是新入常態弗爲意日歛昏曹人不至始疑將被問女而女已奄然冰絕驚怪莫知其故馳伴告曹曹竟無送女之事相傳爲異時有姚孝廉女新葬隔宿爲盜所發破棺失尸聞其異詣南所徵之果其女啓衾一視四體裸然姚怒質狀於官官以南屢無行惡之坐發冢見尸論死

異史氏曰始亂之而終成之非德也况誓於初而絕於後乎撻於室聽之哭於門仍聽之抑何其忍而所以報之者亦比李十郎慘矣

本是貴倨凌人欺其農家女耳女感其言而要誓女誠無識而指矢天日以給之將誰欺欺天乎得其一言可以不死忍而不內致令抱兒坐僵始亂之終棄之且卒死之南要我一言我知其得請於帝矣如此負心郎當爲人所不齒既披髮抱子而示之夢猶貪其富而許其婚是大家自殺其女耳新婦自縊竇女失尸以替其家以播其迹離數年之間無敢字豈倚戶之恨遂可消乎新人自至竇女重來以姚孝廉之女尸作曹進士之女臥假途滅虢報冤者其爲厲實奇發塚見尸授首者其獲罪似枉而回思天日之誓與女不念我不念兒之言則喪其室家殄其後嗣斷其身首誰曰不宜